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二十四 經部

春秋傳卷十四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

丘甲者何軍賦也古者謂甲士為甲井田之法自九夫為井積十六井而為丘四丘為甸而後有軍旅之賦舉甸之賦而加之丘非正也作者何起而用之也猶曰作

其衆庶然葉子曰先王賦於民者二有口賦有軍賦口賦常賦也大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輂輦者是也然其為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出牛馬至甸為一乘然後甲士步卒具焉者司馬穰苴之法也然而司馬法甸而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周官或謂甸為乘自天子建國至於大夫皆以乘為差則

甸固乘之所出司馬法葢本於周特其損益不可知爾故周制有言六畜車輦者則牛馬在焉有言六畜兵器者則甲士在焉而魯以丘為之是與子産作丘賦者同越先王之政而四之其厲民亦已甚矣葢魯自是有以四軍出者非多作其民則何以能成左氏以為有齊難故作丘甲此獨知之而公羊穀梁乃以工民為言審農工不相亂則何待丘使而始譏乎彼固不知先王有作民之政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之别種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為之辭曰敗績于茅戎言王之自敗非敗於戎云爾葉子曰魯言戰不言敗内辭也言戰而不言敗某師則我固敗矣敗所恥也戰非所恥也故以戰見敗戰者諸侯之所宜有也王言敗不言戰天下辭也言敗績則固戰矣

自敗可言也戰而敗不可言也故以敗見戰敗者雖王

亦或有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

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

還良夫不可而戰故以良夫及齊師言良夫之主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搴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皆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郤克公子首晉曹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以郤克之怨因我與衛請師而與曹共伐之故以我會三國及齊師言四國之主戰也行父許僑如嬰齊以四卿出則四軍也古者師雖衆必有元帥焉四卿並見則大夫强而莫相為屬也大國三卿四卿僭矣諸侯無軍四軍悖矣葉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

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賛元侯周道也則諸侯非方伯連帥蓋末之有軍焉天子之軍寓於六卿無事則散於國及有事而用則各以其卿為之將故大為六軍小為三軍者天子元侯之制也周衰征伐自諸侯出列國始各自為軍而以其卿將之故晉初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而作二軍與太子分將文公之霸遂增三行以為六軍則他國蓋可知也然猶時出而用之未嘗立以為定制也魯之僣軍自隱公以來見於征伐有自來矣其不見

於春秋者猶有元帥以摠之也至是季孫氏雖專國而臧孫氏叔孫氏與晏齊猶未盡聽是以春秋因以見焉逮成之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以二卿見自是二卿將者九昭之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以三卿見自是三卿將者二葢魯且三分公室以為三軍則時出而用焉者固非其君所得制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師已敗矣何以言如師追奔

及於袁婁而未退也齊於是使國佐以賂爲請執及之諸侯之大夫也何以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與大夫得專盟也使齊侯既敗而佚使國佐以紀甗玉磬與地賂晉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以蕭同叔子爲質反魯衛之侵田而致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國佐辭而請戰晉人於是眣魯衛之使使爲之請而後與之盟袁婁之盟國佐之爲也故不繫之於齊制在國佐也何以再見國佐與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田我田而齊侵之者也齊既服於晉以反魯衛之侵田於是復歸于我故曰取不繫之齊非齊之所得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始宣公欲求好於楚不克而薨故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共王立嬰齊欲以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侵衛之師召諸國而盟之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不沒公公欲之

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此公子嬰齊也何以復稱人不與嬰齊爭中國而諸侯皆以其大夫受盟也故秦右大夫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皆貶而人焉始晉伐齊楚將以嬰齊救之嬰齊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帥王卒盡行而彊冠蔡

許之君以為左右諸侯莫敢不聽則嬰齊之為也何以不没公是公往會焉而求盟者也葉子曰楚自莊王討夏徵舒滅陳而復封之既得鄭而不有不奪子反之言而與宋平諸侯皆有畏楚之意蓋幾於霸矣及其卒也遂能以赴通中國楚子書卒自莊王始然見於春秋未嘗因其善而少進焉豈終不以中國之無霸而假夷狄歟及共王立而弱未知諸侯之復能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為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

悉帥王卒盡行以救齊蓋將挾其衆以威我遂以蔡侯為左許男為右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而有主嬰齊必有為之所者矣而二國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不敢違則楚人幾何不橫行於天下乎此春秋之所以謹也是以莊王不為無善而未嘗得一褒嬰齊始見其强而力過之夫然後知中國之有與存者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

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新宫宣公之室也何以不曰宣宫禮焚先人之室三日哭成公既已盡之矣謂其志爲已哀故不忍以謚舉也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子去疾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内邑也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之别種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荀庚孫良夫何以不繫國不與其得專盟也古者大夫出聘受命不受辭辭無所受而說以為專盟則非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没公非公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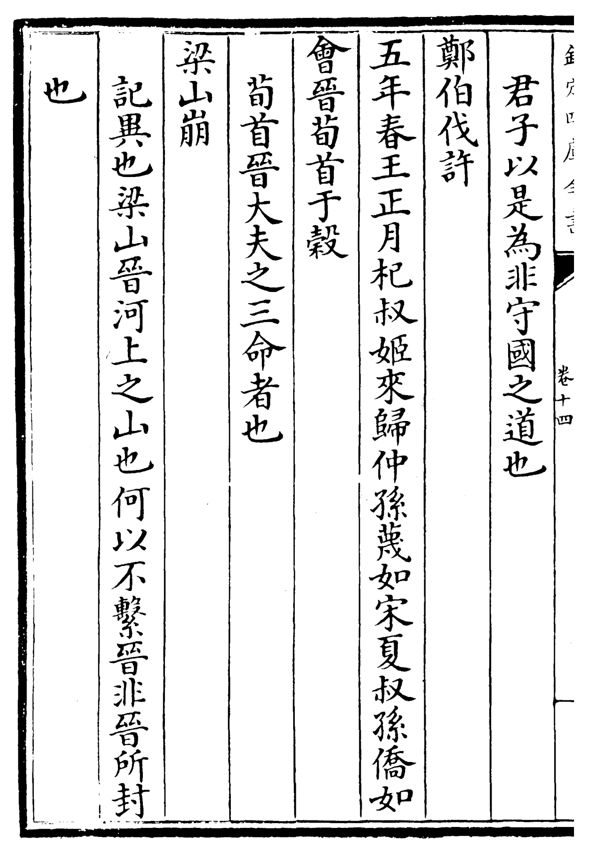
鄭伐許

鄭何以舉國狄之也鄭自邲之役叛晉而從楚不復與中國交許靈公之弱前既屈于公子嬰齊失位而不得列於諸侯矣鄭方以公子去疾伐之未知許之為罪也曽未三時而再伐焉此其為道馮弱犯寡必有中國所不為者而史失之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

晉冬城鄆

鄆内邑也冬城之節矣何以書不正其所以城也前季孫行父帥師城之雖時亦不書畏齊也今公欲叛晉而求成於楚城之以為備雖時亦書畏晉也葉子曰晉築蒲與屈士蔿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楚囊瓦欲城郢沈尹戌曰茍不能衛城無益也夫城雖以為守而非恃以為守者也故城之非其道以讎則不能拒以己則不能衛而况介於齊晉二大國之間者乎



君子以是為非守國之道也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晉河上之山也何以不繫晉非晉所封

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杞伯何以序邾子下杞之習用夷禮久矣今雖能變復能稱伯猶抑之不得使與諸侯齒時王之為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親廟四祧廟二祖有功而宗有德則又有不毀之廟焉同謂之祧諸侯有廟無祧武公之廟毀矣毀而復立非

禮也僭天子而益五廟亦非禮也葉子曰周衰先王之禮樂盡廢矣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而春秋諸侯葢有各於其先而私禱者焉功成則為之立宮其為說則吾不知也故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為之立煬宮武公伯禽之九世孫敖也謚之曰武其必有稱此名者豈鞌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歟是葢以為周有文武二祧故以武公配伯禽亦已僭矣記禮者不知遂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使誠如記禮之言以為天子之禮而成王賜之亦安能遽先其九世而名之歟儒者之妄每如是不可以不察也

取鄟

鄟附庸之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郊牛之口傷以漸傷也故言之緩辭也鼷鼠食郊牛角忽然而食之非漸也故不言之亟辭也何以書以庀牲之道為未盡則非所以事天也

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凡免牛免牲不書不郊免牲與牛則不郊可知矣此

何以再見不郊爲猶三望起也不郊而望非禮也正

月免牛五月而望尤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

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汶陽我之舊田也晉爲霸

主可使齊人反我之侵田不可使我復以與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韓穿之言不可以為順也故辭皆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

公孫嬰齊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孫壽宋大夫之三命者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以宋公使公孫壽為得禮也昏禮無父則母命之無母

則己命之公孫壽言使無母之辭也無父則母命之不以母命而已命之則非正故紀裂繻不言使以母命之得禮一見正也無母則己命之不以己命而以諸父兄命之則非正故公孫壽言使以己命之得禮一見正也葉子曰昏禮不稱主人然歟非也禮國君求昏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其父母納女之辭於天子則曰備百姓國君則曰備酒漿大夫則曰備灑埽未嘗不親命之不稱主人於禮

末之聞也為是說者特出於公羊蓋以紀裂繻不言使而云爾然公子遂如齊逆女内之言如則外之言使也昏姻之道一在我則得言如在彼則不得言使可乎夫公羊氏既以無母則當稱諸父師友矣宋公無母又安得以辭而言使弟稱其兄禮為支子之無父者非宗子也乃師友則友非禮之所見安有合二姓之好以奉宗廟社稷而受之於他人者其亦何辭以見祖考是皆不可行於春秋則公羊氏不學禮之

罪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趙朔晉侯之壻朔死而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朔之室訴於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晉侯不察而殺之同括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命穀梁作錫左氏公羊作賜當從二傳賜命加

命也禮子男五命服毳冕侯伯七命服鷩冕上公九命服袞冕有加焉則賜固有服過其爵者矣而非有德者莫之與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錫命常也賜命非常也成公即位其德未有聞而王賜之濫矣故以君天下之辭言之曰是天所以彰有德者吾雖有天下繼天而為之子不得而私爾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已出於杞矣何以復繫之杞雖出而未許其絶

也曷為未許其絶我將脅杞而復歸之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士燮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正也禮天子一娶十二女媵三在焉諸侯一娶九女媵二在焉宋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者也禮不求媵與為好者自往媵之所以一夫人之尊衛人來媵矣晉人秦人復來媵是

天子之制也前是必有不得其正者故書以見正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天子之備三媵歟天子諸侯後宫之數禮不可盡考矣曲禮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而昬義言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周官畧同而無妻妾則世婦者所謂妻而御妻者所謂妾也諸侯有世婦妻妾而無嬪蓋下於天子矣而不列其數至媵則皆未嘗見獨公羊以

為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一夫人而二媵夫人與媵皆有左右姪娣合而為九所謂一娶九女也媵當為諸侯世婦之稱下夫人一等故詩江有汜以媵配嫡為言以是推之則天子后宜三國往媵而三夫人者王后之媵也后與三夫人皆有左右姪娣合而為十二則亦所謂天子一娶十二女者也蓋自夫人世婦至女御皆婦官之名而媵與姪娣者皆其相與為稱之辭以媵為夫人世婦

則姪娣者又下媵之稱而為嬪與妻妾者也故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而同出謂後生者為娣禮稱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祭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副褘王后之服也先儒皆以為二王後之夫人得從后之服則三夫人之數宜亦備焉此宋所以得三國之媵歟公羊乃以三國媵之為非禮此知諸侯之制而不知宋之禮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既以杞夫人卒之矣則脅杞伯而歸其喪者非正也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正也禮女嫁舅姑没三月以奠菜之禮見於禰廟稱來婦成其為婦也父母之家因使大夫致之謂之致女致之者何亦所以成其為婦者葉子曰致女舅姑没之禮也昏禮同

牢之夕婦已見於廟矣質明復以棗栗腶脩贄見於舅姑所以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以特豚以明婦順厥明舅姑以一獻之禮饗婦授之室事以申著代而婦道成矣乃舅姑沒則未之有施也故三月擇日而祭於禰廟三月者天道之一變也是以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以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則三月父母從而致之者其亦成其女於舅姑者歟先儒乃概謂舅姑存之禮

以為聘問以篤昬姻之好故左氏以齊侯使弟年來聘為致夫人文姜是葢不知有禰廟之祭此左氏不學禮之罪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背蒲之盟與公子成會于鄧晉侯執之因以伐其國乃復以鍾儀之使與楚脩好而結成遂歸鄭伯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

師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鄆莒附庸國也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中城公宮之城也楚既入鄆公懼其來偪故脩中城

以備之不正其衛己而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侯之弟云者母弟也何以稱弟兵凶器戰危事也

不以其可將者將焉而私其弟非愛其弟之道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郊不從何以或言乃免牲或言乃不郊郊祭之大不可斥其廢故以免牲見之也免牲則不郊可知矣卜免牲而不得然後言不郊辭窮也免牲之道必卜而吉則免卜而不吉則不免安置之繫以待庀牲而左右焉卜郊者月一卜之也三卜而求吉者盡矣此四月而五卜謂其遠而卜其中辛也五卜非禮也卜其中辛尤非禮也莫甚乎其以四月五卜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弔厲公也諸侯之喪大夫弔公弔非禮也於是晉人疑公貳於楚止公使送葬以待羅茷諸侯莫在焉是以景公不書葬以公親會為恥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繫晉不與其得專盟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非公欲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大夫奔未有言出者此何以言出以周公也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德故繫之周此宰周公楚也自周無出言宰楚則可出言周公則不可出故言周公不言宰惡楚也葉子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

謂之士大夫三公之為德上有同於王而下有別於士大夫則天下之大蓋有共當其任者矣天子有道有會朝無出居天王出居于鄭恥也三公有道有經邦無出奔周公出奔晉惡也王子瑕奔晉尹氏毛伯召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出言周非卿大夫之所得任也是以諸侯之大夫奔言出以其國別也王卿士大夫奔不言出不以其國別也必有不可出者而後言出則出者上下之所病也公羊以為自其私土出

誤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朝京師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秦而道朝京師

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此伐秦也何以言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以公為不足於恭故為之辭而以遂言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來赴也何以不書葬辟其名也葉子曰莒子以爵見於隱公自是不復與我通蓋其實夷也至文而庶其以弒見襄而密州以弒

見昭而展輿以奔見外此則朱與去疾以卒見而已以傳考之朱之號曰渠丘公去疾之號曰著丘公而非謚也蓋朱之辭也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則朱之自安於夷久矣葬從主人卒我所可正其爵為子葬我不可從其號為夷故與吳楚不言王皆不得以葬見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僑如逆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婦有姑之辭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此公孫嬰齊也何以曰仲嬰齊後其兄也後其兄則
何以曰仲嬰齊孫氏王父之字也正乎不正為人後

者為之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後兄弟不可以為後弟而後兄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廬卒于師曹公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未至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侯為是為戚之會執負芻以歸京師伯討也故以侯執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

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山宋大夫之再命者也蕩澤也平公立蕩澤為司馬澤欲弱公室殺公子肥公不能止華元使華喜帥國人攻蕩氏而殺山山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吾何以知山之為澤歟華元之出奔以澤之欲殺公子肥也故魚石止而請討許之而後反則攻而殺之非澤而誰歟左氏記大夫名氏多欲與經參見經

以山為名則澤當為字然澤為六卿而不書氏疑必
再命而攝卿者以為背其族而貶則非是此猶言僑
如逆夫人為尊夫人而舍族者蓋左氏初不知經書
名氏之例故每以其私而妄意之也

宋魚石出奔楚

魚石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無咎公子鰌齊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吳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前未有與中國通者自申公巫臣請使始通吳于晉遂叛楚而入州來於是始為會而晉從之故君子謹焉葉子曰春秋夷狄之强莫大於吳楚楚自莊公以後始見至僖而浸强然召陵之盟齊小白一起而正之雖成王之强不敢不服及晉重耳繼敗成王於城濮楚卒不得肆蓋齊與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申之會靈王合十二

國晉與我雖不能拒亦不復從春秋猶以中國之會書焉成王之末楚浸衰而吳驟强矣天下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我皆與之俱天下無不聽於吳焉於是伐郯伐陳入州來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入郢幾于滅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中國而從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救

還離會於柤已而身為鄫與槖皐之好則不被髮而左衽者幾希矣故鍾離與柤與向皆殊會夫豈以楚申之會與此為異哉楚有與敵吳無與敵君子之所憂也或者乃以為諸侯皆以爵見而吳不得以爵見故殊之夫使吳而有與敵不害其同楚黄池之會且以晉侯及吳子矣夫何獨於是三者而嫌哉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異也雨而木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伐鄭楚子救之士燮欲反欒書不可故以晉侯及

楚子鄭伯言晉之主戰也楚敗射共王中目不言楚

師君傷舉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公子側楚大夫之三命者也楚以公子側將中軍子重將左二卿交惡而楚子並用之及晉敗之明日楚子欲復戰召公子側謀醉不能見楚子乃宵遁閔師敗之故子重使謂公子側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乃自殺公子側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何以言不見公公不諱恥也晉欒黶來乞師公以申宮儆備而後會郤犨取貨於叔孫僑如而訴公於晉侯晉侯遂辭公不見非公之恥也故不為公辭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之中大夫也

曹伯歸自京師

何以不言曹伯歸于曹以天子命之見正也負芻殺世子而篡其位霸主執而歸于王王不能誅反使歸

焉則何以謂之正乎以子臧之故而曹人之請不歸
負芻曹之亂或未已視納賂而私與之者猶有閒且
曰自我命之使君也故不言復歸不與其復也何以
不名子臧不取為君則內無君也何以言歸易辭也
以王命反之其歸為易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僑如始因穆姜欲逐季孟而訴於晉今復請止行父
殺之而已斃仲孫蔑于內晉於是執行父非伯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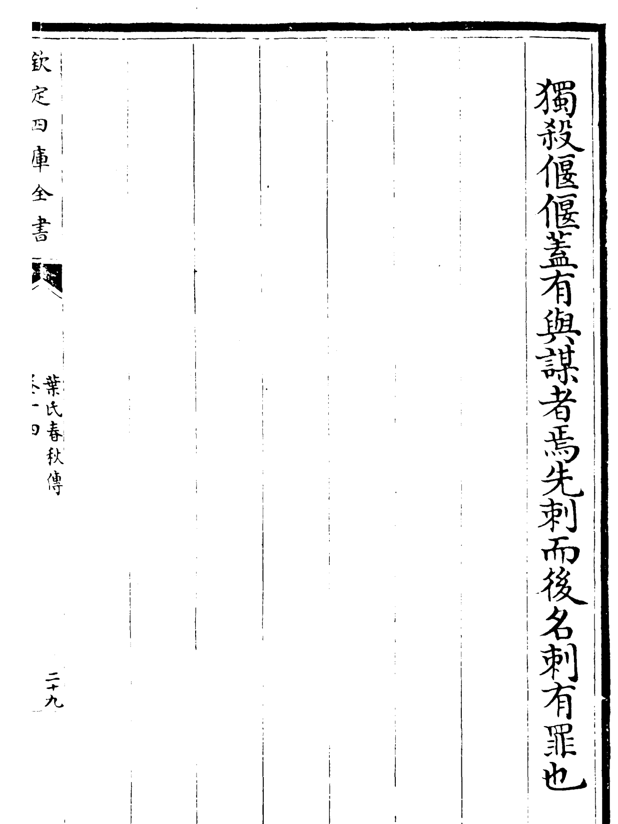
故以人執大夫執未有言舍者此何以言舍之于莒丘録行父也晉人既以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又以僑如之譖而執行父公待於鄆而為之請范文子言於欒武子曰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舍行父君子為是録之也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行父何以不致大夫與君同至則不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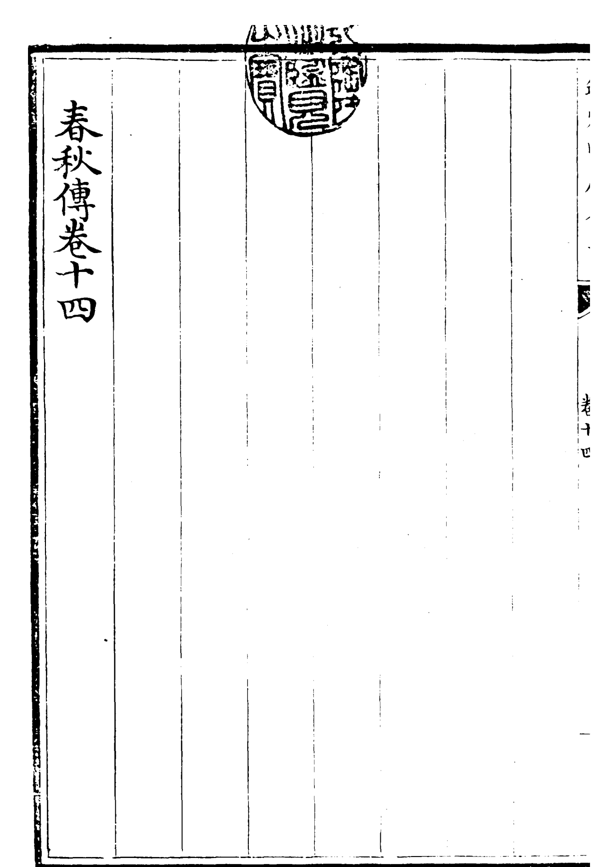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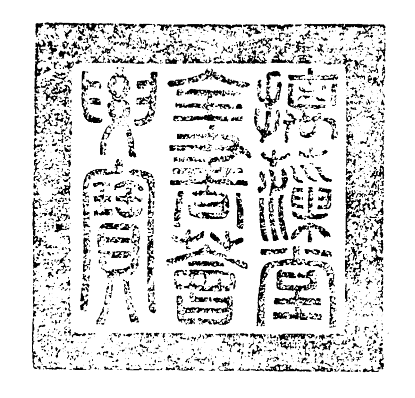
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伐以會告也鄢陵之戰鄭未服晉為沙隨之會以謀伐鄭故公歸而復會尹子與三國然後同伐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偃僑如之黨也始公出穆姜使公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歸而


獨殺偃偃蓋有與謀者焉先刺而後名刺有罪也


春秋傳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張　健

謄録舉人臣嚴　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五 經部

春秋傳卷十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二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北宫括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

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益何補晉為霸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王臨諸侯不能服鄭而益以大夫交失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伐鄭之諸侯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秋公至自會

會而盟者致會此伐鄭也何以不致伐鄭而致會非致會也以會而謀伐者告也凡公出閒有異事皆不告故柯陵之盟致會而伐者告也臯鼬之盟致會以

會而侵者告也馬陵之盟致會以會而救者告也盟非其本事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前未有言用郊者此何以書用九月非郊之節也郊之失至四月而止矣猶曰不得吉而強卜之也至於九月則非所郊而郊焉蓋用之以祈於上帝未聞報本反始而用之以為祈者也凡祭祀有為而行之者皆曰用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用禘也或

以九月辛丑而郊此用郊也禘目事郊不目事禘宗廟之祭用之以致夫人猶可言也郊天祭不施之天而假之以為用不可言也以成公為無天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荀罃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何以三乞師於我陵我也葉子曰魯在晉楚之間為弱國僖公嘗乞師於楚矣未聞二國而乞師於我也今晉為盟主有求於諸侯之師則令之而已何獨於我乞師焉蓋厲公無道

暴虐諸侯畏我之從楚故多方以撓之方我往弔景公之喪固已止公而使送葬沙隨之會復以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已而遂執季孫行父則其所以陵我者可知矣是故連年以郤錡欒黶荀罃來乞師且厲公執曹伯而會吳子敗楚師而傷其王內尸三郤其力孰與之抗奚少於我哉君子以是知其情獨申之曰乞師使之欲為强而不可得也南宫括嘗問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以其知畀畀之所以死者此春秋書厲公之意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魯地内大夫卒于竟外地卒于竟内不地此何以地録嬰齊也嬰齊從公伐鄭而道卒也卒後致公至而後卒之也十一月無壬申經成而誤也葉子曰壬申十月之日也或曰致公而後録是日可得而錯

也或曰故史也春秋所不革是事可得而易也以是言春秋過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郤至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三郤晉強家族大而多怨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於是使胥童攻郤氏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厲公之嬖既以私怨殺三郤復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不忍從使二子復位而命胥童為卿書偃於是執公而殺胥童胥童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衆闕之辭也此欒書中行偃之弑也何以

言衆厲公之惡衆之所棄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於靈夫人國佐名而謂之慶克不出而訴國佐於夫人夫人譖於齊侯曰國佐將為亂國佐怒殺慶克以邑叛齊侯復之而使士華以戈殺國佐于朝國佐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此納魚石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魚石何以言復入位已絶而求復也楚子既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大夫去國挾諸侯之力以求復其為道則已逆矣故言入入逆辭也彭城何以不繫之宋不與魚石得有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前三乞師為厲公者固已過矣此悼公也何以復來乞師將以救宋而以我師為之救之道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崔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彭城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不正楚子得取彭城以封魚石也何以不曰楚彭城非楚之所得有也魚石不得受之楚楚子

不得取之宋是猶宋之彭城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韓厥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諸侯何以次于鄫彭城之役齊鄭皆不會晉既伐鄭而質齊大子遂名諸侯欲侵楚而後不能崔杼於是有言故書次以晉侯為無能為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子壬夫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公孫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之婦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

孫蒯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

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

叔孫豹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何以不繫之鄭非取之鄭也鄭既附楚

而未服晉連合諸侯之大夫以謀于戚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之荀罃從焉鄭人乃行成遂之善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與公子嬰齊壬夫皆楚之執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二人而楚子不能制故二人怒亦專殺申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僑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如會者何請從會也陳鄭皆附楚鄭既同盟故陳懼以袁僑來即會而求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已盟而袁僑至故各以其大夫再盟殊袁僑盟以袁僑也曰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而非專盟也

不書單子諸侯不盟則不敢復以王臣臨之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

戊子夫人弋氏薨

弋氏左氏穀梁作姒氏公羊作弋氏當從公羊襄公

之妾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姒氏之為弋氏歟魯之

有定姒哀公之母也前定公葬而卒哀公未君故繫

之定公稱定姒而禮有不備焉則所謂不殯於廟無

櫬不虞者是也定弋葢襄公之妾母季文子為政初欲不以夫人之禮成之而亦有是言故匠慶以為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然卒之經書夫人弋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則匠慶之言季文子實行之也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以定姒之事言之遂誤弋氏為姒氏審如左氏言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於其說自不得稱夫人春秋何為以夫人書之哉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謚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如内事也叔孫豹則何以與鄫世子巫如晉屬鄫以為附庸也初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晉侯許之故及是以鄫世子巫同見晉比之猶内臣也有取人之附庸

以自屬者矣未有取國以為附庸者也附庸之地可受於天子不可自屬以私於己附庸之君可因己以達於天子不可己率之以達於諸侯以為專諸侯之地以自有推天子之禮而事霸主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此吳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辭不會雞澤之故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於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孫林父不言會離不言

會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陳既從會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陳人圍頓楚人討陳叛曰壬夫實侵欲焉楚不能得陳故追壬夫之貪而殺之壬夫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鄫屬於魯矣何以復見於會叔孫豹以屬鄫為不利

而復歸之故使鄫以其大夫聽命也吳於是始與會
矣其稱吳人何人鄫人則不得不人吳人也鄫何以
序吳下己不能自為國而屬於人人不能保而復棄
之故不得與諸侯㒺主會者為之也

公至自會冬戍陳

孰戍之我也會戚之諸侯既受命於晉而歸各為之
戍陳以備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子貞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四月而三卜也葉子曰是舉孟獻子蓋言之矣以啓蟄為當郊耕而後卜郊所以不從此獻子之妄也周郊二大報也祈穀也魯郊一卜辛也魯雖以賜得郊而不得與周同故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而止三卜而得吉適與周祈穀之祭同而魯郊非祈穀也亦何事

於啟蟄乎蓋獻子嘗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矣其意蓋將僭周日至之郊故以是為非啟蟄之節殆欲兼周而兩之歟記禮者不察遂以為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左氏從而實之以啟蟄為經例其亦未嘗以周公得郊之意考之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費季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季氏強也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既圍陳矣陳侯何以復與會先圍而會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如會鄬會也鄬會君子之所與也諸侯不生名鄭伯如會則何以名非名也鄭伯卒矣文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無嫌也何以目未見諸侯録鄭

伯也鄬鄭地何以書非正也鄭自虎牢之城而從晉諸大夫皆不肯及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强則不若楚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從而卒于行君子以是録之也葉子曰髡頑之卒三傳皆以為弑左氏以為以瘧疾赴固陋矣公羊穀梁以為不以夷狄加中國則是抑夷狄而縱失中國弑君之罪豈春秋之義哉是蓋以諸大夫不與髡頑而適卒故或者疑之以為弑春秋不然之也吾

何以知之凡弑君不葬而僖公書葬是僖公非弑也夫弑君固有書卒者矣楚麇是也所以正楚子而示天下之為人君髡頑則無可正者焉弑君固有得葬者矣蔡景公是也所以正蔡固而示天下之為人父髡頑則無可正者焉然則髡頑之卒謂之弑可乎或曰實弑而以卒赴春秋從而書之所以偏絶鄭之臣子也是不然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其赴於魯者既曰卒矣春秋何從知其弑乎趙盾之弑晉以穿赴而

春秋加之盾許止之弑買以卒赴而春秋加之弑是為春秋之義髡頑之卒鄭人既不自言以為弑則春秋之義無從生矣吾是以知為當時之疑辭而三家不能辨也

陳侯逃歸

鄬之會諸侯謀救陳陳侯迫於二慶之言不待救而遽歸故書曰逃以陳侯為匹夫行而不知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

子變

公子變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此侵蔡也何以言獲公子變不交戰而獲大夫以變為狎敵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曷為以季孫宿會公返而宿留以為會也晉欲命朝聘之數難於再勤諸侯故各留其大夫以聽命比齊高厚宋向戌衛寗殖邾大夫也鄭伯以獻捷適至於是見悼公之賢不以勤諸侯而以身敵其大

夫故大夫皆降而稱人為悼公厭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

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以二王後見重也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之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謚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此吳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既叛楚而附晉故其在楚復求合諸侯而諸侯從焉柤

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也孰滅之諸侯滅之也何以不言諸侯以公在焉略之也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遂之善者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公孫輒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何以序邾子下主會者為之也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序於伯下正也序於子下非正也葉子曰春秋盟會征伐班序升降未有或同者春秋有所進退歟曰非也五等之爵固有序矣王政行於天下諸侯來朝于王行人之所掌司儀之所相未之敢亂也世亂而諸侯自為政不時相見或以大小或以強弱或以先後或以好惡其或抑或揚初未嘗有定制皆出於主會者為之

故滕薛爭長公子翬以宗盟後薛蔡衛爭先子魚以
尚德長衛邾人以主伐而首鄭齊光以先至而越滕
春秋不能追而正之也曰是所以為無王者吾著其
實而罪自見矣世子之會自陳欵鄭華始至宋子成
齊國佐而再見皆序伯下猶有先王之禮也乃齊光
或序伯下或序子下或序小邾子下乍進乍退未之
有常蓋諸侯之升降自不得其正固無責於世子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鄭大夫之三命者也盜賤者也騑發輒皆鄭之執政發與輒作田洫已奪司氏五族之田騑復與尉止爭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入西宮之朝而殺三人何以不言大夫大夫非盜所得名也盜賤之賤也故弒君不目君不使其得接於上也殺大夫不目大夫不使其得接於下也

戍鄭虎牢

孰戍之我也何以言鄭虎牢鄭服而請平故諸侯各

為之戍以備楚城之非以取之也故不别於鄭戍之非以外之也故復繫之鄭何以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鄭已服矣楚何以猶救鄭救其始伐也鄭故於是復從楚

公至自伐鄭

春秋傳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二十六 經部

春秋傳卷十六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者何分其地而有其民也古者天子六軍元侯三軍冬屬其民而以卿將之其常賦則輸于國非常賦則有事而後徵之軍諸侯有卿無軍季氏欲専國始三分公室之地各取其一以為軍季氏為左軍

仲氏為右軍叔孫氏為中軍季氏盡征其賦叔孫氏臣其子弟孟孫氏取其半非古也魯自是非其國也葉子曰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歟曰非也諸侯惡其害己而益其文也周制裂天下為九州而建其牧謂之九牧分陜東西而主以公謂之二伯是元侯而得專征者也元侯之軍卿帥之以承天子故曰賜鈇鉞然後殺賜弓矢然後征武王伐紂誓司徒司馬司空此西北之軍也大國三軍蓋非方伯不

得有諸侯不得專征則無所用軍教其民以自衛有事則帥賦以從方伯而已此叔孫豹所以知其説而不敢僭者也王命曲沃莊伯以一軍為晉侯侯伯次國也一軍猶受之于王則安得為二軍乎平王之後征伐自諸侯出則固有僭元侯而自為軍者矣是以隱公之始外書鄭伯克段于鄢内書無駭帥師入極春秋不能追正也然猶時出其民而用之各以其卿將事已則民復于農賦歸于國而卿無與焉故僖公

之詩曰公車千乗則國之賦也公徒三萬則三軍之數也而皆曰公焉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見于𨷂雖有加於三軍而其為軍之道則猶先王之法也及是季孫行父死而宿為政遂將弱其國私有其地與民于是竊大國三軍之制以行其志書曰作作之為言前未嘗有而自我為之猶南門雉門兩觀之為作也叔孫豹爭之而不得則姑臣子弟而歸其父兄于君是猶有所畏而不

敢盡卒之舍中軍者孟氏也左氏不知此乃以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而公羊穀梁復以上卿下卿言之學者因為魯宜為二軍以作三軍為僭而舍中軍為正豈足與言春秋之意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京城左氏作亳公羊穀梁作京當從二傳京鄭邑大叔所封也鄭懼而行成則地京城者鄭亦與盟也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伐未有言會者此何以言會貴之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欲從晉曰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乃謀伐宋諸侯遂伐鄭而為京

城北之盟矣已而楚復來伐鄭伯從之諸侯悉師再伐鄭鄭人乃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威攝之孤之願也乃行成於晉晉於是申京城之言以成其本意約信命事而不盟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使告於諸侯君子以是貴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貴蕭魚之會歟鄭介於二大國之間為弱國自楚與晉爭强鄭無不與事晉則楚伐事楚則晉伐晉

討其從楚則是矣而晉不足恃也戲之盟士弱為之
辭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
騑趨而改之曰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
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不能奪也故自虎牢之
役至雞澤而鄭受盟僖公從於晉者六年至邢丘之
會而復叛自是三年之閒我之伐者三楚之伐者一
晉楚之爭鄭無甚於此時也君子其亦閔鄭之無以
固其國也歟及是鄭人擇所從而終以服晉良霄之

執楚連三伐以討而鄭卒不從申之會雖諸侯皆在而晉不爭知其不得已也楚自是亦不復加兵而鄭之息肩者五十餘年則蕭魚之為已故曰蕭魚之服鄭也大矣此君子所以貴也

公至自會

會而後伐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以告服於晉而楚執之

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鄆莒附庸之國也台在國内鄆在國外救台而遂入

鄆非遂之善也季孫氏之强益甚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能以赴通中國也吳

自壽夢從諸侯會于戚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吳得以人見故至是復能以卒赴進之也不書𡚸辟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

邿附庸之國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防臧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臧孫氏强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公孫蠆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吳諸樊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告庸浦之敗故合諸侯以謀楚使舉上介曷為以季孫宿叔老並會大夫強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

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荀偃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衛侯衎左氏穀梁以為衛侯公羊以為衛侯衎當從公羊闕文也葉子曰衎之不名或曰此春秋之義而非闕也孫林父甯殖既逐衎而立剽剽以公孫得位非正故不以兩君之辭與之是不然春秋諸侯以簒

立而不得其正與強臣援之而立者非獨剽也何嘗不以兩君之辭與之乎北燕伯欵出奔齊以其多嬖寵而大夫之所逐也蔡侯朱出奔楚以東國謀篡而蔡人逐之也則燕有君與東國之竊其位蓋有甚於剽者而欵與朱皆名夫豈君燕大夫之所立而與東國篡乎凡諸侯奔而名者皆以别二君所以辨其正不正者不在是也惟衛鄭奔不以名見蓋叔武不取於為君而攝之曹負芻歸不以名見蓋子臧不取於

為君而逃之則內無君而不爈爾今剽有國十有三年凡盟會征伐之事春秋未嘗不書以衛侯及甯喜殺之正其名曰弑君孰有如是而非君者吾故知其為闕文而非義之所在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華閱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戍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戍盟于

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王之上士也何以不言使王臣來我則言使他國則不言使内外之辨也何以書過我也王臣過我則皆書乎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劉夏上士非正矣是故因其過我而正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仲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君救之非禮也救不目至何以言至遇至遇猶至鄭也以公為畏齊故至遇而

止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前圍而公救之固過矣今季孫氏叔孫氏復各以其君而為之城著三臣之自為政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

大夫盟

前未有言大夫盟者此何以言大夫盟惡大夫之無君也溴梁之會齊高厚歌詩不類晉荀偃怒以諸侯為有異志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及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故不曰諸侯之大夫以大夫為無君也葉子曰自諸侯失正而大夫強至襄公而愈甚故盟會征伐三年之間諸侯不出而大

夫出者四雞澤之會諸侯始復見時晉悼公之德猶未衰其將有以振之歟故自是至於蕭魚諸侯之見者九而大夫皆不與庶乎其稍正也及會吳于向曾以季孫宿叔老二卿並出而伐秦會戚再歲諸侯皆不出而大夫復三見明年晉悼公卒則大夫蓋復肆於悼公之末矣然而諸侯不出而大夫出猶云可也溴梁之會其君在而大夫敢專盟則天下豈復有君哉雖曰荀偃之為而諸侯之大夫皆與有罪矣故春

秋之惡大夫莫甚於溴梁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悼公始葬而平公出會莒邾雖以侵伐魯之罪當執

然平公為無哀矣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

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

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

買帥師伐曹
石買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狄之别種也来者何来朝也何以不言来朝不能朝也古者夷狄在九州之外曰蕃國世一見於天子諸侯而朝夷狄非正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衛孫蒯淫獵於曹隧以重丘人之詬而使石買伐曹曹人愬於晉衛使石買如晉辭焉晉不能治孫蒯而罪石買之伐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何以言同圍齊惡靈公也諸侯不
義靈公為溴梁之會共謀伐之於是前會之諸侯皆
在而益以滕子晉平公禱于河曰齊環怙恃其險負
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
焉齊侯禦諸平陰不勝脫歸諸侯遂及齊焚雍門及
西郭南郭又焚東郭北郭古之言圍者未必皆環之
也曰禁之使不得出焉爾今十二國之師皆盡其力

而齊之四面無不及焉是以謂之同也葉子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虐于諸侯未有甚于齊也故嘗以叔孫豹請于晉晉辭之豹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事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者不以魯也故薄齊之城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蔡失其國周公復封之為之訓曰睦乃四

鄰夫不能睦其鄰者鄰亦不能睦也國何以守故以齊環一見法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公子午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晉人執邾子

晉前執邾子以討伐我之罪矣明年邾人不受令又伐我南鄙而執焉復取其田而舍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公至自伐齊

此圍齊也何以致伐齊圍齊所以伐齊也伐不服而後圍圍不言伐故以伐致也

取邾田自漷水

內取外田不書此何以書不一地也取者我所有而

取之者也非所有而取之謂之盜是猶言取濟西田

爾鄟水邾水之經于我者也言自鄟水則有非止于

鄟水者矣故於是復取鄟東田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師未有言還者此何以言還善士匄之不伐喪也葉

子曰趙盾納捷菑于邾以邾人之辭弗克納而還春

秋雖善趙盾而不言還趙盾不免於稱人士匄亦受

命侵齊何以得與其還而以名氏見不伐喪將之事也納君非將之事也趙盾不得以師而專廢置君士匄不得以伐喪而致為師之道此士匄所以異乎趙盾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靈公欲以公子牙易太子光而使高厚傅之厚從君於昬而不能正於是光立而殺高厚高厚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子嘉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尉止之亂嘉獨免既得而專名楚師至於純門鄭伯不能正故公孫舍之公孫夏討尉止之難與純門之師帥國人殺嘉而分其室公子嘉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

畏齊也城壞而當城則城之爾畏齊難而城其西郛非所以守國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畏齊也叔孫豹自晉會士匄還曰齊猶未也不可以

不懼乃復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

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燮以楚使蔡無常求從文侯之志以事晉蔡人畏楚不從遂殺燮以止其謀公子燮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公子燮其猶以為罪歟蔡自翟泉之役不復與諸侯會葢附楚久矣故至于厥貉遂與楚子同見以謀伐宋及晉雖嘗以郤缺討之僅為城下之盟而不能服也自是晉復以欒書再侵之蔡雖小弱息肩者七十餘年古之君子作事必稽于衆未有違衆而能成者也方晉楚爭強蔡介於兩國之間事楚

與晉無有不受其弊者今欲安於楚使變而能為蔡謀必有絶楚而能保於晉者然後可為今未有以得晉而輕與楚絶身且不能自保况於蔡乎故君子不以晉楚為辨而以保其國者為難則堯之所謂稽于衆舍己從人者也故以變一見法焉

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履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黄哀公之母弟也慶虎慶寅執政畏黄之偪而愬於楚曰與蔡燮同謀黄不能安於是奔楚以自直以陳侯為不能凡也故目弟焉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之再命者也以漆閭丘来奔者何據其邑叛而歸我也何以不言叛諱納叛臣也漆邑也閭丘亦邑也何以不言及皆私邑也葉子曰左氏以邾

庶其及莒牟夷邾黑肱為三叛人書名齊豹衛之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而不書名為春秋之義使欲蓋而名章求名而不得然歟非也夫豹以正卿而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為名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以名見三人之奔亦何以知其欲蓋其惡歟以為當時之意邪豈有殺君之兄而人不知竊邑以叛君而可以隱者也以為有求於春秋而然邪則春秋之作三人固不能前知此左氏不知小國有得名之大夫

而邾以弱莒以用夷適無事以屢見爾然莒有慶有挐邾有畀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為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何以異其惡葢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春秋未嘗加之辭何於庶其三人而獨異哉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公子追舒楚大夫之三命者也追舒為令尹寵佞人

覲起而富之楚子不能禁既而復將討焉乃與其子弃疾謀之弃疾不從遂殺追舒追舒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虎慶寅皆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寅虎之殺也二人

既愬公子黄於楚不勝而以陳叛故陳侯以屈建圍陳而殺寅虎寅從虎故言及慶寅寅虎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何楚有奉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欒氏之邑也復入求復也欒盈既出奔楚會諸侯于商任沙隨使錮欒盈無納盈盈以齊析歸父入

曲沃以求復其曰入于晋何盈先入於絳不克而後返其邑也故言入逆辭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晋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晋人殺欒盈

欒盈既返曲沃晋人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黨不言殺其大夫位已絶矣非復大夫也曰晋人討賊之

辭也

齊侯襲莒

襲者何掩其不備也齊莊公自晉還不入而伐莒門于且于蓋掩之也傷股而退明旦將再戰復使人夜載甲入于且于之隧遂以勝莒故君子以是為襲也

葉子曰韓之戰秦人獲晉惠公不言師敗績曰獲晉侯君獲重於敗也鄢陵之戰晉射楚王中其目敗績不言師曰楚子君敗重於師也然則齊侯亦傷股而

敗矣何以不以君敗為文蓋詐戰也結日而後戰君子猶不與焉況乗人之不備而詐之乎得免吳過之卒幸矣昔者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謂其非愛物之道也而況於人乎是以古之用師必先之以文告之辭威讓之令至于不服而後伐之彼輕千乗之貴而幸一日之勝君子不與也故以齊侯一見法焉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楚子伐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宜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齊自同圍之後我以叔老往聘而怨稍平矣至是復伐我則以仲孫羯之侵故也我何以保其國歟葉子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伐襄而莒復見伐於是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為國也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以為雍榆之救固

已兆怒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此其所以訖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稱名氏以弑者大夫弑君之辭也崔杼既立莊公而相之莊公通其室而杼弑焉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而弑之是以為杼之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衛邑也何以不言入衛未得衛也剽在而内未有援則其歸為難矣故言入難辭也何以不名未得國則不嫌於為君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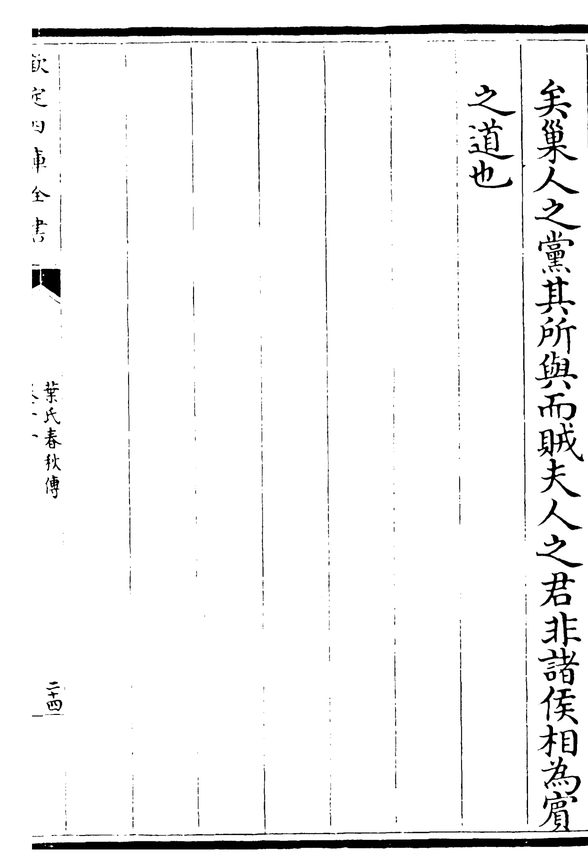
屈建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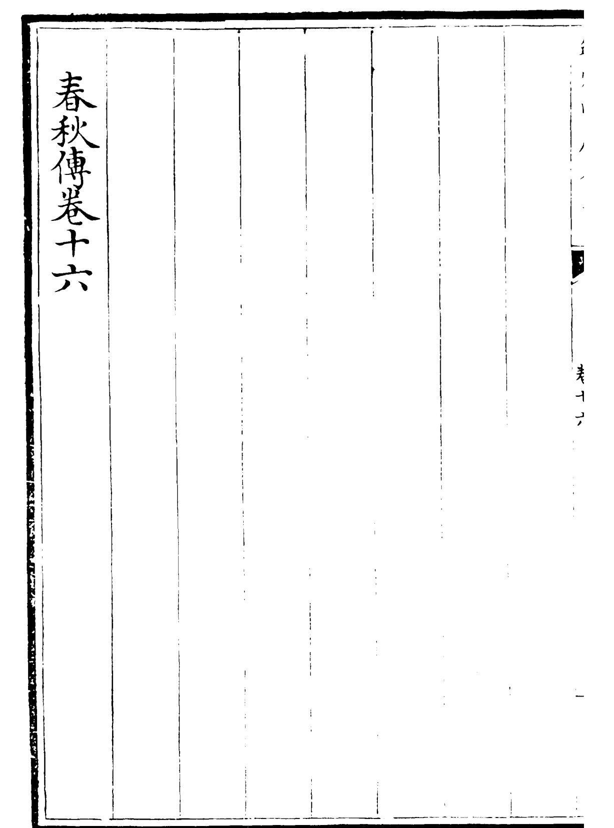
公孫夏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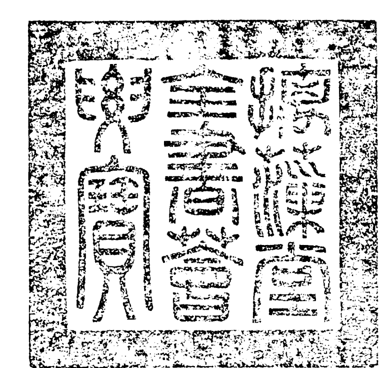
巢國也諸侯不生名吳子伐楚則何以名非名也吳子卒矣文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何以目門于巢不正吳子不以禮假道而不得其死也吳子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假道于巢不納攻其門巢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巢楚之與國也吳子欲復怨於楚而道於其國不納而攻之吳子則已過



矣巢人之黨其所與而賊夫人之君非諸侯相為賞之道也



春秋傳卷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舉人臣嚴　儀